



與談：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之期許、規劃及其內涵演變的歷程探討（1945-1952）

●前田直樹／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任天豪教授的文章所撰寫的目的很清楚，讀者的收穫很多，特別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或者總統蔣介石為什麼不積極的要求在《台北和約》裡明確規定台灣的主權，對這個問題有關心的人來說，這篇文章確實很值得參考。雖然作者有點謙虛的說「盼能在閱讀過往不被注意到的檔案之後再行探討」，但是我們要參照哪個檔案？要考慮什麼內涵？作者都提示了。

首先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任教授這篇文章提供的重要性。

我從美國外交史踏進來戰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史，對像這樣出發的我來說，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為什麼那麼優先自己的「面子」是很難理解的問題。當時中華民國所面對的兩個外交議題，需要兩個承認——一個是作為代表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另外一個是中華民國享有台灣主權。可是他們執著於中華民國能否保住二次大戰戰勝國之一的地位，反而對台灣的主權是否屬於中華民國的態度算是很消極。我看過一些外交史的研究書籍，包括：日本—中華民國、美國—中華民國、以及日本—美國的關係史，雖然這些研究成果都很有用，不過我總覺得隔靴搔癢。也就是說美國、日本等對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的看法，與中華民國本身對自己在國際政治上位置的認識，為什麼有那么大的差異，這些認識差異（*perception gap*）如何存續下去？還有反攻大陸是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手段，還是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是反攻大陸的手段？我們有時候會看得到目的和手段倒過來的情況。這篇文章能提供一個解決的材料，這篇文章也可以算是在台灣較少的題目，但提供很重要的啟示。我個人很期待任教授早點出版與本題目相關的專書。

我想我可以講以下兩三件事。第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對反攻大陸實現的可能性之看法。如果中華民國能單獨反攻大陸，當然不需要「內戰國際化」（任教授指「內戰冷戰化」）。國際化之後，雖然說中華民國跟西方集團國家一起要打倒中國大陸



裡面的共產主義者，但是那已經不是純粹的國內問題，不是蔣介石決定就可行的問題。

這個問題從別的角度也可以說。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說要回去大陸，一定要反攻大陸，但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問題當時還沒有解決。儘管，韓戰的發生改變了大環境，也可以說那時候的中華民國能休息一下了。但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安全問題還在存續，反攻大陸是確保台灣安全之後才能實現。美國在1954年終於決定了和中華民國締結《美中共同防禦條約》，但是那時候日本、韓國、菲律賓、南越等都早就有雙邊防衛條約。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安全問題那時候才漸漸地開始穩定下去了，可是反攻大陸的問題在那時候依舊也沒有解決。美、中締結共同防禦條約的時候，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從美國發電報對台北的蔣介石說「尚無單獨反攻能力是公開事實」。反攻大陸的期望與實現性不同，看要重視哪一個就能決定中華民國外交的態度。我們如何理解蔣介石在和約時候的看法呢？

接下來是《台北和約》有關的問題。作者在結論指出「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態度的認識可知，台灣地位等問題實非其當時所關注著，故其自然不會積極強調」。這點我非常同意，作者在本文的論述邏輯我認為很有說服力。不過有關中華民國的態度，我想說「知道但是沒做」和「不知道所以沒做」不一樣。《台北和約》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日本與中國戰爭的結束，就是跟作為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之正統性有關的問題，另外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結束後，台灣主權的問題。1949年1月，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講出台灣主權的事。看到這篇報導的蔣介石發電對陳誠說：「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託管地之性質，何能明言做為剿共最後之堡壘與民族復興之根據也，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者之輕笑其為狂嚙乎」。美國國務院顧問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想要給美國國內看自己扮演誠實的仲介者、有同情中華民國這些印象，不過蔣介石他們也知道其實美國和日本都不想明確的表達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這點美日都在同樣的立場。首相吉田茂在日本國會曾經明確的說過，台北和約是與「台灣的國民政府」締結，他並沒有提及中華民國，也沒有說國民黨政府代表整個中國，他有目的所以故意說「台灣的國民政府」。蔣介石在1951年3月底，正在談判條約的時候，他在日記寫說，「召集對日和約小組會談，對於實施範圍之主權字樣，尚未商討。余以為只要有臺灣為我現有之領土，則主權字樣不必多爭也。」看來蔣介石認為日本至少承認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現在統治台灣就足夠的樣子。但是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和約》談判中得知把法統作為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的原則是不可能反映到《台北和約》的時候，為什麼他們對台灣主權問題的態度還是不積極呢？中華民國政府因為是「內戰國際化」，現在面前的蘇聯侵略比過去的日本侵略優先。還有作為對日外交手段的「對日寬大」、「以德報怨」宣傳政策，作為反共產主義夥伴的日本比共產主義者優先。這兩點作為中華民國外交的目標可以了解。可是不能回大陸的時候，自己腳下的土地所屬哪裡是更重要的。為什麼沒改成以「台灣主權明確化」為優先？這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看法、態度就產生了以後的中華民國外交之基軸。

最後有一個感想想要講。對戰後日本而言，戰前與戰後的「斷絕」非常明顯，就是說戰後的日本人認為自己並不是戰前的日本人，戰前的事都與戰後的我無關。曾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日本政府、日本人，作為當事者的意識幾乎都沒有。從這點來看，中華民國對《台北和約》的態度也提供很大的支援，使這些「當事者意識」稀薄化。◆